



2005年度

鲁迅文学奖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小说奖

《小说选刊》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

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

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

“茅台杯”人民文学奖

梁斌文学奖

《小说选刊》全国优秀小说奖

集国内文学大奖之大成
汇名家小说精品于一书

新世纪

XINSHIJI
HUOJIANG
XIAOSHUO
JINGPINDAXI

获奖小说
精品大系

05 卷

晓航 葛水平 范小青 李浩等/著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集国内文学大奖之大成
汇名家小说精品于一书

新世纪

XINSHIJI
HUOJIANG
XIAOSHUO
JINGPINDAXI

获奖小说
精品大系

05 卷

晓航 葛水平 范小青 李浩等/著

下

2005年度

鲁迅文学奖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小说奖

《小说选刊》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

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

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

“茅台杯”人民文学奖

梁斌文学奖

《小说选刊》全国优秀小说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怕羞的木头

孙春平

1

赵小穗怕过白天。白天的课太少,研究生嘛,一周也就那么几节,导师讲完课,列出必读的书目和要求思考研究的几个问题,将备课簿和书本往手提包里一划拉,便匆匆地走了。剩下的时间就是学生自己在宿舍或去图书馆读书思考。但赵小穗怕的正是大白天回自己的寝室。有那么两次,开锁推门,见李韵床上的帷帘密密地罩合着,那张本来挺结实的双层铁床竟像颠簸在崎岖山路上的旧式大客车。嘎吱嘎吱地摇,帷帘里还传出压抑着的呻吟和喘息声。第一次,赵小穗以为是李韵病了,怔怔地站在床前,竟还问了一句,李韵,你咋啦?颠簸的大客车陡然刹车,呻吟声也一下停了,好一阵,李韵才怯怯地说,小穗,你先出去一会儿。好吗?赵小穗转身去拿自己书本的时候,看到了李韵床前一双硕大的军勾鞋,脸上腾地烧灼起来,心窝窝里也顿时成了乱了节奏的架子鼓。她逃也似的跑出宿舍楼,脸还在烧。心还在怦怦地乱跳,身子也莫名地生出一些别样的反应,或胀或湿的。坐在宿舍楼门对面的藤蔓长廊里,说是看考英语八级的辅导资料,那纸面上的字母竟似一群蚂蚁,乱窜乱爬,什么也看不进去。想想刚才的事,羞臊得恨不能钻地缝,又恨不得扇自己几个大巴掌。这叫什么事儿?

整个一《红楼梦》里的傻大姐，还问呢！转而又恨李韵，你脸皮也真厚得没了边，这种事怎么敢大白天地就把人往宿舍里带？你以为那是你的家呀？就是你自己的家，也还有个“婚否”的底线。以前光听说学生宿舍里没少发生这种事情，学校也一再重申这方面的纪律，真没想到这回竟闹腾到自己寝室来了。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。啊呸！天大地大的一个呸！

足有一节课的时间，李韵的男朋友丁文樵从女生宿舍出来了，悠悠荡荡两条鹭鹭长腿，往自行车上一跨，跟着车轮子一块，滚了。丁文樵是法律系的研三生，以前没少来李韵的宿舍，给李韵过生日的时候，还把赵小穗和巫雨虹一块请去吹蜡烛。春暖乍寒，北风料峭，赵小穗身上早冷得直打战，急急回了屋子，进屋也没说话，爬上床就扯被盖住了身子。那李韵也不说什么，仰在床上摆弄随身听，嘴里还跟着哼小曲儿，一副悠然自得物我两忘的神态，好像刚才什么也不曾发生。

女研究生宿舍是三人一间屋，床铺都是上下层，上层睡人，下层摆着各自的写字桌和电脑。学生们又都将上层挂了帷幔，哗啦啦一拉，如蜗牛缩壳，自造了一个独立的世界。

自从有了第一次，赵小穗再回房间，就先在房门外站一会儿，做贼似的听听屋子里的动静；开锁进门，也先看看李韵的床下有没有丁文樵的大号鞋。第二次，她就是看到了那双大鞋后，立即反身离去的。

这都是在白天。女生宿舍夜晚严禁男士入内，白天则宽松些，说找谁谁谁，进门时登个记就绿灯放行了。有时负责守门的大姐也不知去忙什么，便如晚清时塘沽炮台失了守，任由八国联军长驱直入直抵紫禁皇城。听说，守门大姐还是个好小儿的人，谁若再随手丢给她一件小礼品，不必值多少钱，那就更是城门洞开来去两便了。

那天早晨，赵小穗扫地，李韵在床铺上叠被子，床上突然落下一只用过的那种胶制用品，正落在扫帚边。赵小穗怔了怔，突觉恶心得要命，捂着嘴巴就蹲到了痰盂边吐起来。

李韵急从床上跳下，拍着赵小穗的后背，很关切地问：

“怎么了小穗？”

赵小穗摇头，仍是呕。

“是不是……”李韵迟疑了一下，问，“怀孕了？”

赵小穗气得扭过头来，瞪着恼红的眼睛吼：“你说什么呢你？”又指着身后说。“请把你自己的东西收拾好！”

李韵的脸腾地红起来，忙扯了块手纸，将那东西裹揉在里面，又不尴不尬地笑说：“真没想到，就这么个东西，会把你……哎，你和卢昌泉好了好几年，还一清如水地吃 AA 制呢？”

赵小穗倔哼哼地起身，站在窗前去，背着脸，不理她。

李韵故意长叹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，我说小穗呀，原来到了今天还是处女呢。珍稀物种啊，我真不知是应该表示羡慕还是同情？”

赵小穗甩门而去，故意大敞着不关上，一天没理李韵。

如果事情到此为止，赵小穗也不至于害怕大白天回宿舍。她以为，经过那一场，也许李韵和丁文樵就不会再到宿舍里来扯哩眼儿棱了，本是不呆不傻的响鼓，又用了硬邦邦的重锤，谁的脸上没有一层皮呢，也算坏事变成了好事吧。没想几天后的一个下午，赵小穗正坐在电脑前下载文稿，丁文樵晃晃悠悠地推门进来，赵小穗跟他点了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，然后仍坐在电脑前，任身后的两人嘀嘀咕咕低声说着什么。没想那两人嘀咕了一阵，竟又爬到了床上去，还哗的一声拉上了帘子，很快那辆大破车便又在崎岖的山路上嘎吱起来。赵小穗气得电脑也没闭，起身就走。这次她关门了，而且关得很重，是狠狠地一甩，砰的一声，震得一幢楼都跟着一颤。

也太不把我当人了！那是我的房间，起码也有我三分之一的使用权！即使把我当块木头，也不应该随意往木头上吐口水抹鼻涕吧！真是，嗑瓜子嗑出只臭虫，什么人（仁儿）都有！真是，鲇水找鲇水，嘎鱼找嘎鱼，耗子专找豆鼠子，这两个人，怎么凑到一块儿的呢！真是，色胆包天，无羞无臊，还要不要一张脸面啦！

可不管赵小穗怎么恨怎么骂，“真是”些什么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
怒火中烧的赵小穗无处去诉说心里的这些话。跟同学们不能说，跟老师也

不能说,跟宿舍管理人员更不能说。大学里眼下这种人这种事太多了,尤其是老大不小的硕士生博士生,就像入夏时校园里的人工湖。如果爬上岸的是一只王八或螃蟹,可能还会引人稀奇围上去观看,可跳上岸的却是青蛙或癞蛤蟆,越来越多,越多越让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。除了视而不见,还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。眼下校园里婚前性行为,甚至躲到校外婚前同居,已有了民不举官不究,甚至究也不臭的意思。无论跟同学跟老师或者跟宿舍管理人员说,一旦发作起来,那举报人肯定就成了照镜子的猪八戒,里外不是人。当事男女获得的反倒多是同情,多嘴人则被人嫌,遭人烦。就你纯,纯得好像24K金,四个九啊?要知道,商场里的纯金饰品早不值钱了,值钱的是镶钻镶宝石的!真要惹了众怒,大家嘴上不说,可让你饱尝哑巴亏,那是肯定没商量的。两人下棋,多嘴是驴,自找挨骂吧你!

也不能跟家里人说,包括老爹老妈。赵小穗的家在东北乡下大山里,放寒假时,赵小穗回家,和嫂子唠闲嗑,说到了大学里男生女生在宿舍里如何如何的话,惊得嫂子张大了嘴巴,半天说不出话,后来就一遍一遍地问,可是真的呀?可是真的呀?没过两天,在饭桌上,老妈就主动提起了这个话题,说咱可是根靠本分人家的闺女,一辈子可得一步一个脚窝走好,衣裳穿得破,可不能让别人指戳破。你们学校的那些疯小子傻丫头哪是搞对象,那是要流氓。老爹砰的一声了饭碗,黑着脸说,说要流氓那是好听的。我看就是一帮牲口,恋档的猫狗还知道找个背人的地方呢!好像是小穗在学校里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秽事似的。赵小穗知道一定是嫂子将那些话说给妈妈了,妈妈又认真传达到了老爹。那顿饭,弄得小穗无饥无饱,也不知吃进肚里一些什么。

卢昌泉是赵小穗读大三时认识的男朋友,那时卢昌泉已念大四,读的是中文,后来考上了研究生。赵小穗不甘落后,也考上了机床数控研究生。这样算来,两人相恋已有四五年了。有人说,一理一文,美得销魂。这是最佳配置,相互神秘,相互敬佩,还相互补充。

心里那些怨恨的话当然也不能跟卢昌泉说,不管两人的关系如何亲密,一个女孩子,跟男孩子说那样的话,怎么张得开口?又会让男孩子怎样想?若是让他以为这是某种暗示,先就看低了自己。卢昌泉研究生毕业后,进了一家出版社,那家出版社效益不错,卢昌泉每月能开四五百元钱,他爸爸在关内一个城

市里当一个很有实权的局长，家里也不指望他的贴补，所以参加工作后的卢昌泉活得很滋润，也很潇洒，租了一户两室房，还买了摩托车。有时赵小穗去他那里，两人紧紧相拥相吻，身子都炭火一样地烧起来。又像遭了电击一样地抖。但常常是正忘情时，赵小穗突然推开卢昌泉，翻身坐起，也有时是卢昌泉安了弹簧似的腾地跳起，跑进卫生间去，再出来时，一脑袋的板寸头发已被凉水浇得精湿。然后两人就学电影里的反法西斯战士，互做敬礼，一个说，“共同坚守防线”，一个应，“幸福属于那一天”！那一天当然就是并不遥远的洞房花烛夜。

乡下出来的孩子对男女间的事懂得可能比城里娃还要早些，可乡下的女孩子认死理儿，没结婚怎么可以睡在一间屋子滚到一铺炕上去呢？所以赵小穗从不在卢昌泉那里过夜。每次从那个房门里出来，心里也难免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与失落，但很快，那惆怅与失落便雾一般地被风吹去，变成了心中的一种巨大骄傲。卢昌泉真的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男儿，他不仅从不强迫恋人，甚至还能帮助恋人冷静。而天下终成大事者，不论男人和女人，哪一个能缺了这个基本素质呢？

说来令人不信，直到今日，赵小穗还从来没有接受过卢昌泉一分钱的资助，就是两人一起去饭店吃饭，赵小穗也一直坚持AA制。AA制便AA制，卢昌泉也从来不说什么。只去点便宜的素菜，最后还总是将盘底的残汤一股脑地倾倒在饭碗里，拌一拌，馋猫一样吃得干干净净。赵小穗看着他吃得香甜的样子，不忍，说你是肉食动物，就要一个嘛。卢昌泉笑哈哈地说，苦不苦，想想乡下的老岳母。赵小穗刮脸蛋笑着嗔怪，连个媳妇还没有呢，谁是你岳母？没羞！卢昌泉说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面包会有的，岳母也一定会有的。这也是令赵小穗心生骄傲和感动的一个理由，富而不骄，贫而不移，确是难得了。

心中这样的委屈和怨苦无法跟卢昌泉说，别样的苦恼与不满，却是可以跟他说的。那就是，近来赵小穗夜里也不愿在寝室里待了。

巫雨虹不像李韵，白天很少回宿舍，也不知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让她忙，可夜深时，尤其是在午夜左右，她就开始打起了没完没了的电话。起初，电话打得还比较含蓄，哦着，啊着，还不时穿插英语，用OK、YES或者NO之类的简短句式；后来就明了些了，说我也想……你，夜里睡不好，又梦到你了之类；再后来，或者吃吃甜笑，或者低声哽咽，还说你的马上功夫真不错，让我过后想一想都心

惊肉跳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；再到后来，竟开始说些学校里的事，还有系里的事，指名道姓，褒褒贬贬，不管不顾……

巫雨虹肯定是谈恋爱了，而且对方还是本校甚至本系的一员。谁呢？看来两人还都爱骑马，那得到市郊的草原上去，那个人的经济条件也一定是不错的，不然怎么撑得起那样一笔开销？新新贵族啊！是不是也像卢昌泉，苦尽甘来，已有了稳定而不菲的收入了呢？

巫雨虹读本科时谈过朋友，后来她考上了研究生，男生则参加了工作，两人就断了。那个男生来过不少次电话，那一阵。巫雨虹从不先接电话，还一再叮嘱赵小穗和李韵，说凡是他的电话，都说我不在。那个痴情的傻小子还坐了半夜火车，专程跑到学校来找她，顶风冒雪地守在宿舍外。那两天，巫雨虹连宿舍楼大门都不出，课也不去上。一日三餐都让赵小穗打回来，又递过录音笔让李韵把老师的讲课录回来。赵小穗和李韵都见过那个人，粗粗壮壮却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像呆傻的狗子，又像一头笨壮的牛，被一条无形的绳索拴在了那里，没头没脑地在宿舍楼外转。李韵私下对赵小穗说，莫说好过一回，就是普通同学大老远地跑来看望，也不该这样连个面都不见吧？赵小穗只是一笑，不应什么，心里却知巫雨虹确是有个狠劲，超出常人，所谓情丝难断，快刀斩麻，是不是非得有这么一种决心和冷酷呢？

虽说大学生研究生都是夜猫子，学校里也早有规定，到了夜里十点都要熄灯，但大家还是自亮起小灯看书或摆弄电脑。巫雨虹深夜的电话很让赵小穗心里恼火，也不是想听，可那种缠缠绵绵的情话就像采蜜归来的蜜蜂，嗡嗡嚶嚶地在她耳旁盘旋，赵小穗的耳朵眼就是它的蜂巢，死乞白赖地往里钻。赵小穗被弄得有时脸红心跳，有时又心烦意乱，书看不进，键盘前的十指也不听使唤，好不容易盼到静下来，睡梦里也有一群马蜂乱飞乱撞，弄得第二天听课都昏昏沉沉的。她有心想个什么办法，或直接或委婉地提出抗议，但柔善的心又觉不忍，姑娘小伙子一辈子都有这么个过程，热恋中的男女难免失去理智，比起李韵和丁文樵大白天的钻帷幔，不是还好上许多吗？也许，过了这么一段热恋期。总会好些吧……

慢慢地，赵小穗又品咂出一种规律，若是李韵在屋，巫雨虹便很少接打电话，就是电话来了，她也只是简单地哼哈几声。语气也冷冷的，说一声我知道了，以后再跟你说。若是只有赵小穗在屋里，她便想哭即哭，想笑就笑，说起什么也好比长坂坡上的赵子龙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近来，李韵和丁文樵已不满足“小偷小摸”，改为“公然大盗”了，去校园外租了一户房子，夜间归宿便成了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。她对两人的解释是女博士生宿舍有一个老乡，老乡夜里独眠噩梦多，找她去做伴。巫雨虹和赵小穗也不说穿它，自落得一份清静。赵小穗只是心里窝火。那个李韵把我当木头，原来巫雨虹也把我当木头，我是怎么了？我比别人少个心眼儿吗？我没长心没长肺出生不足月吗？

周六的清晨，还在梦里，枕边的电话分机叫，赵小穗随手摸起了话筒。卢昌泉不管春秋寒暑，坚持晨起跑步锻炼，然后给赵小穗打电话唤懒猫起床，这已成了习惯。但这一次电话，却让赵小穗猛吃了一惊：

“小贝，还生我的气呢？”

声音有些熟，却肯定不是卢昌泉。赵小穗怔了怔，从沉梦里彻底醒来。说：

“我是赵小穗。您找谁？”

没想电话咔地断了，断得很是慌张。赵小穗愣愣神，躺在那里想心事。昨天夜里，巫雨虹又打了好长时间电话，主要是哭泣和抱怨，还说我不管她是谁，也不管她让不让位，反正我跟定了你。还恨恨地说，行，你说我是黏皮糖我就是黏皮糖，我还要当口香糖呢。让你嚼过了，粘在你身上，让你想刮想洗都休想！这样想来，原来电话里的那个男士已有了女友，甚至，兴许还是个有家室的人。那个人到底是谁呢，声音那么熟……

电话又响起来了，赵小穗不敢接。这回可能是卢昌泉，但如果又是那个人打过来的呢？电话响到第四声，巫雨虹总算拿起了也是放在枕边的分机，接过便埋怨，说小穗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真是的，这觉没法让人睡了。赵小穗心里有气，但还是拿起了话筒。卢昌泉问她为什么不接电话，她便气堵堵地使性子说，我愿接就接，不愿接就不接，往后大清早的，没事你别往这儿打。卢昌泉问。怎

么了小穗，噩梦惊魂啊？大早起的就这么大的火气？赵小穗说，嫌我火大你跳太平洋去！说罢就放了电话。

这股火，与其说是发给卢昌泉，不如说是发给巫雨虹的。你只一个早起的美梦被打破，我却多少天彻夜难眠，你怎么不知找找自个儿的毛病做做自我批评呢？再说，如果不是大早起的就有人肉麻地喊“小贝”，我能不接电话吗？但这些话她也只能心里恨恨地想，没有说出口。她跟卢昌泉发火的那些话，巫雨虹不会听不到，听到了也不该没有一点儿自疚意识，但愿她以后能自觉，好自为之吧。

接着便又想到了“小贝”。记得前几天，巫雨虹对电话里撒娇，说那往后我就叫你大郎。那边不知应了句什么，巫雨虹便滚在床上笑，笑得直叫肚子疼。那一次，赵小穗由大郎想起了《水浒传》里那个叫做三寸丁谷树皮，一个窝囊透顶的男人，并没觉得怎么好笑；这次，就猛地想到，上次一定是电话里应了声“狼狽为奸”，一郎(狼)一贝(狽)，借了谐音，倒也真有了小品般的喜剧效果！哼，亏你们想得出！

赵小穗一整天都在想这件事，还给卢昌泉发去过一个短信：“清晨之事不是对你，别生气，日后向你解释。”到了傍晚，当房间里只有她和李韵的时候，她终于忍不住，问：

“雨虹的男朋友，你知道是谁吗？”

李韵一脸坏坏的笑：“你真不知道呀？”

赵小穗说：“知道了还问你什么。”

李韵说：“看起来，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这种事的人，并不一定就是那个人呀。”

这话就回答得很有些意味深长了。一，说明那个事早已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你是仅次于“那个人”的最后第二人。二，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这种事的人，含着一种特定的指向，如果是指婚外恋情，最后一个知道的不是其“夫”便是其“妇”，比如潘金莲和西门庆，闹腾得清河县里一片沸扬，最后一个知道的只能是武大郎。看来，“大郎”的妻子眼下还被蒙在鼓里扣在盆底。三，李韵已含而不露地告诉你，那个人你认识，而且还很熟悉。此“大郎”非彼大郎，不仅不窝囊，还活得很潇洒。

到底是谁呢？

看赵小穗坐在那里发呆，李韵拍了拍她肩头，进一步提示：

“别往常规上想，这是非典型性爱情。”

赵小穗咕哝说：“好像他们两人还常去骑马……”

李韵怔了一下，转而放声大笑，笑得像虾米样地直不起腰：“哎哟我的妈呀，原来我们的小穗姑娘真是一个纯绿色食品，标准的一个傻妞，傻得好可爱好不让人可怜见哟！”

两天后，有导师夏青山的课。夏青山除了讲机床数控的理论与最新发展趋势，还是系里的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。赵小穗坐在那里，听夏老师一开口，脑袋就轰地炸了。怎么就偏偏没有想到是他呢？

夏青山是南方人，又在北方生活得久了，说话便南腔北调颇有特色，可他都年过半百了呀！头发虽说染得像小伙子似的，但总不能天天去染，没过几天，那发根处便现出一层白茬茬，亮晶晶齐刷刷的，让人看了不舒服。赵小穗曾无数次地想，我要是他的女儿，就一定提醒，其实他的头发质量很好，如果不染，满头银丝，更能展示出一代学者的气度与风范。原来……原来他是春心不老，还想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老牛吃嫩草啊。但那可能吗？暑去秋来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，谁能阻止得住日升月落地球旋转？难道满目霜天不也是一种别样的风景吗？再说，师母大家也都是认得的，在市里一家医院当儿科大夫。夏老师过五十大寿时，研究生们一齐去家里祝贺，师母屋里屋外忙着招待，揽着女孩子们挨个照相，还说自己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生个女儿。那是个多么好的人啊，端庄，贤惠，有学识，还勤俭。巫雨虹她也真下得去手，竟敢狠心往一位慈母样的女人心头扎刀子，再往那伤口上抹盐巴。雪里埋不住死孩子，这种事总有败露的一天，她巫雨虹将怎样面对？夏老师又怎样面对？巫雨虹除了年轻，并不占任何优势。如果时光倒退二十年，师母只要眨眨眼皮，也许就能像眨落睫毛一样将你甩落，一脚碾为泥土……

那半天的课，赵小穗不敢看夏青山，也不敢看坐在旁边的巫雨虹，脑子里胡思乱想，也不知侃侃而谈旁征博引的导师都讲了些什么。

再见卢昌泉，赵小穗解释了那天早晨的事情，但她只说巫雨虹在谈恋爱，没说爱着谁。那个“大郎”不能往外说，赵小穗觉得，说出去先是自己脸上无光，看看，为你传道授业解惑的可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衣冠楚楚，道貌岸然，却偷鸡摸狗男盗女娼。学了他，别说长学问，怕是连做人都不会啦！

赵小穗的再一层顾忌，是怕卢昌泉把这事说出去。就是四门贴了告示，这种丑事也不能先由你说，你说便是我说，别人偷驴，咱去拔橛子，岂不是个傻透腔的人呀！你看李韵，同是一屋住着，而且我已经问到了她头上，她都不肯说，只是点到为止，让你自己去悟，那才叫武林高手呢。现在，憨憨的赵小穗总算悟出了另一层意思，李韵为什么租了房子夜不归宿，人家可不单是避讳你赵小穗，而是避着亲亲老师的那个天大丑事。婚前同居违纪事小，防着恩师日后嫉恨事大。网上有个段子叫“四大不知好歹”：领导讲话你唠嗑，领导夹菜你转桌，领导上听（指打麻将）你自摸，领导养“蜜”你乱说。这种结构的段子，老家农民也常说，四大黑四大傻之类，前三条都是为最后一条做层层铺垫，只有包袱一抖，才博众人一笑，也直指要害。如此想来，李韵和丁文樵确是高人，为防“乱说”干脆避而远之，日后一旦事发，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。

悟到这一层的赵小穗迟迟疑疑地问：“你说，如果……跟巫雨虹好的那个人，就在我们系，而且……还有女朋友，甚至已结婚生子，有家有口，我可怎么办好？”

卢昌泉说：“如此设问，似可断言，你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。”

赵小穗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卢昌泉说：“你一定知道。”

赵小穗说：“你别问了，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。”

卢昌泉笑了，点头：“你聪明，我也别装傻。闲云野鹤，不理俗事，最好。”

赵小穗说：“你别跟我转，问你呢，我怎么办才好？”

卢昌泉说：“你心中自有沉浮，何必再来问我。”

赵小穗说：“她这人，也太放肆了，当着我的面，什么脏话丑话都敢说，简直

是把我当木头。”

卢昌泉说：“这才最是难求。无眼不见，没耳不聪，六根清静，心不烦乱，甚好。”

赵小穗说：“问题是我并不是块木头，我有眼有耳，还长着一颗心，活蹦乱跳的，神经系统也完全正常。”

卢昌泉说：“那她再打电话，你就学鸵鸟，眼前无沙，却可大被蒙头。”

赵小穗恨道：“这是啥时节，都入夏啦，你不怕我捂出满头满脸的痱子？”

卢昌泉又笑：“惹不起，却躲得起，远远走开。有那么几次，她总该有些自觉。这叫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”

赵小穗几乎叫起来：“屁，还上计呢！那是三更半夜呀，你让我往哪儿躲？我是失恋的傻大姐呀，我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呀？再说，人家已是光着身子打狼，胆大不嫌害臊，还在乎你躲不躲呀？”

赵小穗虽说已是研究生，但张口说话，还总是不时蹦出大山里的俗言俚语。透着鲜活与生动，可也透着乡土的本色。卢昌泉想了想，说：

“那……我再献一计。我前几天在网上读过一篇小说，题目和发表园地，我一时都忘了，可作者却记得，姓衣名向东。衣向东你应该知道吧，得过鲁迅文学奖。小说就是写的这样一种事：一年轻女子与顶头上司婚外有情，心中百般苦楚，存蓄不下，便跟同一办公室的女友说了，并一再叮嘱为她保密。女友践诺，守口如瓶，却没想惹出那一双婚外男女的诸多猜疑，尤其是那男子，倚仗手里握着别人的升迁荣辱大权，竟让那无辜女子吃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哑巴亏……”

赵小穗慨叹：“我还以为，只是我喝凉水塞了牙，倒霉透顶呢。”

卢昌泉说：“文学嘛，人学也。当然一定要从生活中来，真实与生命并存。比如说……”

赵小穗打断他：“哎哟哟，你还是快说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卢昌泉说：“我回去后，马上上网再找到那篇小说，发到你的电子信箱里，你再转发给巫女士，郑重推荐，别不赘言。谅她的脑袋也不是铜打铁铸，不开一点儿缝窍。”

赵小穗笑了：“那这一计叫什么，是声东击西，还是移花接木？”

卢昌泉很是得意。知道赵小穗接受了自己的建议：“管它白猫黑猫。镇唬住耗子就是好猫。”

卢昌泉读研时专攻明清小说，把那些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里斗智用计的章节读得滚瓜烂熟，在小穗眼里，便成了诸葛亮，成了智多星，一时没了主意，常找他来讨教。卢昌泉除了总是能想出别具一格的办法，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不强求小穗接受服从。男人是山，女人是水，水围山绕，汨汨而流，如果山一定要依仗自己的坚固与强大，那水终是要冲破拦阻，奔泻而去的。憋堵的水势越大，那弃之而去的奔泻也越迅猛。疏而导之，才是大智者的治水之策。

赵小穗依计而行，将那篇小说转发到了巫雨虹的电子信箱里去。巫雨虹什么都没说，但一定是看了，看过后的最突出最直接的外在表现形式，便是又配了一部手机，而且这部手机的号码她没告诉任何人，真正体现了地下工作者般单线联系。有时，那部手机的和弦铃声叮叮咚咚唱起来。巫雨虹只说一声“你等一会儿”，便抓起手机跑出去，好半天才回来。

赵小穗心里竟又生出一些不忍。雨虹是钻进了卫生间呢，还是跑到了校园？如果卫生间又有人闯进去了呢？夜深的校园也并不平静，遇到歹徒可怎么办？可能巫雨虹也确是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，跑出去打了几次电话，便又不走了，我心依旧，仍是立马横枪如入无人之境，仍是把赵小穗当成了一块木头。

赵小穗还为巫雨虹新配手机的额外支出心生痛惜。寝室里现成的电话，接手机不如接电话，那是要双向付费的呀。巫雨虹的父母虽说在城市里，但都是普通职员，靠工薪支撑柴米油盐和她的学费，比自己强些也有限。但很快，赵小穗便为这一点痛惜释然了，甚至很觉可笑，那位“大郎”既有钱带她去策马驰骋过贵族样的生活，还会在乎打打手机的鸡毛蒜皮吗？况且听说，将通信费用列入课题经费支出，早已是合情合理堂而皇之的理由了。

5

赵小穗突觉地之将倾山之即崩大事不好分外惊恐了。

师母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往寝室打电话。每次都是找巫雨虹，有时一天就要打来七八次。师母肯定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，她要兴师问罪了。这种事，师母

开辟的第一战场必是家里，那么，夏青山又是怎样应对呢？是打横兵对垒真刀实枪的阵地战，还是迂回曲折避实就虚的游击战？师母是不是确实抓住了什么把柄，能够置敌手于死地呢？比如，像山里人，即将獾子追堵在了洞穴里，就得用水灌，或用烟熏，总得想些办法用些力气。才能把那狡猾的东西逼到地面上来吧。

到了研三的后半学期，导师讲授的课程明显少了许多，研究生们主要是撰写毕业论文，每天钻进图书馆，或在网上查找资料。赵小穗想从夏青山脸上找找战后遗迹，都没有那么多机会了，她甚至有些怕再见到夏老师，自己心里既已知道为人师者那种龌龊的事，还能坦然面对吗？当事者面如城垣，旁观者却脸比纸薄，这种巨大的心理反差，在人生舞台上，不知会产生一种怎样的戏剧效果呢？

师母的电话倒还客气，她说你是小穗吧？巫雨虹在吗？她去哪里了？她什么时候回来？她的手机号是多少？她为什么总不开机？她是不是还另有手机……这样一遍一遍的，除了回答“你是小穗吧”用肯定式，赵小穗只好统统用否定式作答——“不知道”，“我真的不知道”，“也许她在忙”，“她什么都没跟我说”。没过十几分钟，电话又来了，当然，有时也别样地问，比如她天天都什么时候回来？回来都做什么？你们寝室的电话为什么总是那么忙？赵小穗实在是怕接电话了，便说，师母，等雨虹回来，我让她给您回电话，一定让她回，好吗？

赵小穗不想直接跟巫雨虹说，也不好意思说，她写了张纸条，放在巫雨虹的写字桌上：“师母已几次来电话找你，务请回话，她在家等。”好不容易把人等回来了，赵小穗还不忘提醒一句，“有张纸条在你桌上。”巫雨虹拿起纸条看了，看过便撕了，还对赵小穗说，她再来电话，你别管我在不在，都回答不在。心里没鬼，为什么不接电话呢？赵小穗心里有气，说师母找了好几次，我都不知怎么回话了。巫雨虹说，我知道她找我什么事，我不想跟她说。赵小穗心里越发恨上来，也气堵堵地说，可我不会撒谎。巫雨虹说，这叫撒谎吗？这叫策略。你不想那么说也行，那就别接电话。赵小穗说，一声一声地叫，我又不是聋子，烦不烦人？巫雨虹便将墙上的电话线插销拔下来，说这回清静了吧？真是！

可她怎么就不想想，要是别人打来的电话呢？比如卢昌泉，就只能让我接手机吗？话费谁出？太自私了吧？还有，电话总没人接，师母会怎样想？这叫

迁怒于人！这叫转嫁危机！这是豁出邻家的地瓜地让野猪拱！这是推别人家的孩子出去喂狼！太不道德了吧！

当然，这些话，赵小穗只是在心里骂，她不愿意将三个人的寝室弄得剑拔弩张硝烟四起，用老家乡下人的话说，就是狗咬吵吵四邻不安。还有几个月就各奔前程了。何必呢，忍着吧。

不大常回来的李韵也接到过师母打来的电话。李韵的回答要比赵小穗委婉策略得多，她问，师母是不是有什么事可以让我转达？或者说，她昨晚回来了，但挺晚，她怕影响师母休息，就没有给您回电话。

这话答得不能不让赵小穗心里叹服，起码将两层意思传达过去了：一是我们已经把你来电话的事跟巫雨虹说了，责任一推六二五，推得干干净净；二是巫雨虹不想给你回电话，理由却是出于敬重，就是巫雨虹问起来，也怪不了别人。两个意思归于一点，就是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愿恨谁恨谁去，讨酒钱你别问我们，我们手里提的是醋瓶子。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不服不行啊！

李韵放下电话，趁屋里没别人，问：“哎小穗，你猜师母找她什么事？”

你这么鬼精鬼灵的一个人，什么躲得过你 X 光般的一双眼？别人的心肝肺都让你看透了去，还问我什么呢？

赵小穗摇头说：

“我可不知道。”

李韵笑，笑得如山窝窝里雾霭弥漫，又如峰巅上的阳光灿烂。她说：

“你就装憨吧，你是大观园里的薛宝钗。宁荣两府里的那些破烂事，什么你不是清清爽爽？”

赵小穗说：“我听不出你是在骂我呀，还是在夸我？那你是大观园里的谁呀？”

李韵说：“我嘛，充其量是林黛玉吧。凡事小心翼翼，一张嘴巴却总是尖刻。中了，今天晚上我还得去陪我的那位老乡，拜拜了。”

李韵风风火火地来了，又风风火火地走了。赵小穗心里呸了一声，笑骂，还自比林黛玉呢，林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，顶多给贾宝玉写两首情诗，还藏头不露尾的，有你脸皮那么厚吗？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。敢把男朋友往床上带！我看你是王熙凤还差不多。女孩子家太工于心计，小心机关算尽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

受卢昌泉的影响，赵小穗也很认真地读过几本古典名著，所以，时不时地，也好引经据典了，所谓近朱近墨吧。

6

赵小穗万没料到，师母会玩起守株待兔的笨法子，直接到寝室来等巫雨虹了。

那天，天空淋着细细的雨丝，赵小穗从图书馆出来，因没带伞，便一路小跑。到了宿舍前的拐弯处，见有人撑伞迎过来，没想竟是师母。师母说是等巫雨虹，又问看没看到她。赵小穗摇头，看师母被雨淋湿的肩头，心里很是不落忍，问她为什么不进楼里等？师母笑说，看门的一妇当关，万妇难开，你们不回寝，不让进啊。赵小穗说，那您提夏老师呀，说是我们的师母，这点面子她们总是能给的。师母说，那又何必，我可不好意思提老夏，他是什么名人呀？

赵小穗陪师母回了寝室，心里却一直紧紧的，为师母的“不好意思提老夏”。那句话看似玩笑，也许深埋着不想言表的内容。师母不避风雨地守到寝室来了，可见要见巫雨虹的决心有多么大，今晚，不定要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。如果两人在寝室吵起来闹起来，那自己可该怎么好？师母心怀怨恨，有备也有目的而来，那巫雨虹心冷嘴硬，又自恃没什么把柄落在谁的手里，肯定也不会是盏省油的灯。两人针尖对麦芒，一场恶战怕是难免了。

这种时候，赵小穗就特别想卢昌泉了。他一定会有好办法的，临烦乱而自若，箭横飞而保身。可眼下别说见到他，连打个电话都不可能，她要沏茶斟水陪着师母说话。就是拿手机出去打，也不方便，辛苦一天的同学们都归巢了，这时候洗漱间卫生间人正多，再说，怎好将师母一人丢在寝室里呢，她还是第一次来，虽说不是奔着自己，但起码能失礼吧。赵小穗又想到李韵，她若在，自己也可大大省心了，她嘴上会说，还不缺随机应变的本事，就是一时场面失控，她也会冲挡到前面去。可都这时候了，外面又下着雨，想也白想，李韵是绝不会回来的。

赵小穗心里忐忑着，既盼巫雨虹，又怕她回来，但巫雨虹还是如期而归了。让赵小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巫雨虹进了门，稍一怔，转眼就跟师母作亲热状，